

文、圖 / 何傳坤、劉克斌

一、前言

大馬璘遺址位於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1900年由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發現，是台灣最早被發現的史前遺址之一。主要分布在愛蘭台地的東側，大致上包括埔里基督教醫院、暨南大學附屬中學到醒靈寺一帶。一百多年來，大馬璘遺址曾經過多次考古發掘，出土許多石板棺墓葬、礫石排列的建築結構，以及大量的石器、陶器等史前遺物，證明這裡原是一個新石器時代的大型聚落，估計原來的面積約有150,000平方公尺（圖1）。但是近年來遺址上陸續興建了許多房屋，已經造成嚴重的破壞。

2003年，本館接受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的委託，在新建醫療大樓的預定地上，進行搶救發掘，得到相當豐碩的成果（圖2）。本文利用這次發掘所獲得的資料，以及近年出土的相關資料，重新檢討過去考古學者對大馬璘遺址的年代、分期與文化內涵的看法，並試圖提出一個新的形成模型，來解釋目前已獲得的考古資料，將來還可以根據新出土考古成果，反覆加以驗證、補充或推翻。

二、牛罵頭文化層的問題

（一）大馬璘遺址

尹因印與劉益昌都認為水蛙堀類型是牛罵頭文化進入埔里盆地之後形成的，但是在埔里遺址過去幾次考古發掘中，雖然都挖到少量繩紋紅陶片，但是因為數量太少，混雜在大馬璘文化層中，沒有發現單獨成層的情形，而且缺乏夠早的年代數據支持，所以考古學者一直無法肯定大馬璘遺址是否包含牛罵頭文化層。

2003年科博館在埔里醫院進行考古發掘，共出土665件帶有繩紋的陶片標本（圖3），共重5,294g，器型包括罐與鉢，雖然只占出土陶片總重量的2.2%，但數量實已不容忽視。這些繩紋紅陶片主要出現於大馬璘遺址文化遺物包含層的最底部，確有成層出現的情形，而且年代相對最早，但與大馬璘文化層之間沒有明顯的區隔；也有一些繩紋紅陶片混雜出現在文化層較上層處，可能是因為史前時代的居民，數千年間在遺址上反覆地建築房屋、挖掘墳穴埋入石板棺，或挖掘灰坑丟棄垃圾，而破壞了某些區域的牛罵頭文化層，使繩紋紅陶片擾亂到較晚的大馬璘文化層之中。

對大馬璘文化的新看法



圖1.埔里暨大附中大馬璘遺址出土石板棺殘跡



圖2.埔里基督教醫院大馬璘遺址出土石板棺遺構

這次發掘所得的木炭碳十四年代數據共有5筆，其中最古老的一筆年代為 3670 ± 70 B.P.，經校正後年代範圍為4220-4210B.P.或4170-3830 B.P.，取得這一件木炭樣本的位置，是在火烤地面現象的下方。由於火烤地面現象與立板結構，同屬本次發掘區中最古老的建築遺跡，因此這一筆絕對年代數據，不但證實了以相對年代法得出的結果，更證實了牛罵頭文化人至遲在距今4,000年前，已經進入埔里盆地。這次發掘出土屬於台中縣牛罵頭文化的標本，除了繩紋紅陶片之外，比較明顯的還有平口捲沿豆與三連杯的殘件，以及磨製石斧等。

（二）水蛙堀遺址

水蛙堀遺址的位置鄰近大馬璘遺址，而且文化內涵極為相似，過去的三次考古發掘，都發現了

不少繩紋紅陶片，但從水蛙堀遺址測得的碳十四年代數據，多在3000-2000B.P.之間，甚至有晚至1200B.P.左右的，而以陶片熱釋光法所測得的年代，也都在這個範圍之內，並沒有發現早於3000B.P.的年代數據。水蛙堀遺址的情形與大馬璘遺址相當類似，都出土繩紋紅陶片，也都沒有發現明顯的牛罵頭文化層，原因可能是因為建築房屋或挖掘墳穴等而被擾亂。但隨著大馬璘遺址牛罵頭文化層的證實，幾乎可以肯定水蛙堀遺址也有牛罵頭文化層。

（三）曲冰遺址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與埔里盆地僅一山之隔，沿眉溪河谷而上，再從霧社附近的鞍部，進入濁水溪上游河谷即可抵達。自古以來，這條路一直是台灣東西向交通的重要孔道。

曲冰遺址的文化內涵，與水蛙堀類型非常相似，包括以板岩構築房屋、以長方形石板棺作為葬具、石器的形制與材料大致相同等，所以劉益昌主張曲冰遺址屬於大馬璘文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曲冰遺址的陶器中，紅褐色細砂陶占74.53%，紅褐色粗砂陶占18.23%，灰黑色陶只占7.22%，各種陶片的比率與大馬璘遺址差別較大。

陳仲玉發掘曲冰遺址時，雖然曾發現類似細繩紋陶的跡象，惟因陶片太小，花紋又模糊不清，因此不敢確認。從新獲得的大馬璘遺址年代看來，若說曲冰遺址的年代早於4000B.P.，以及有繩紋紅陶文化層的存在，似乎都有相當大的可能性。



繩紋 (TMLII 3457)



繩紋 (TMLII 4921)



繩紋 (TMLII 3459)



繩紋 (TMLII 5076)



繩紋 (TMLII 4921)

圖3.大馬璘遺址出土紅色繩紋陶片

三、大馬璘文化的形成模型

根據上述三個遺址的文化內涵的討論，所建立的大馬璘文化模型如下：大約在4500-4000B.P.之間，台灣西部沿海地區的牛罵頭文化人，沿著濁水溪、大肚溪河谷，建立了一連串的聚落，包括牛埔、草鞋墩、平林等遺址；最後進入埔里地區，在大馬璘、水蛙堀等遺址建立聚落。大約在同一時代，西部平原其他地區的繩紋紅陶人，也進入了玉山與阿里山地區拓殖。

由於埔里盆地是台灣的地理中心，也是東西部交通路線的樞紐，所以牛罵頭文化人的後裔與東部的卑南文化人時有往來。可能因為卑南文化人也是繩紋紅陶文化人的後裔，彼此之間比較容易溝通，所以埔里地區的居民從卑南文化人那裡，學到了玉器加工技術、以板岩製造石板棺以及室內葬等習俗。大約在3600-3000B.P.之間，由牛罵頭文化傳承下來的傳統、從東部卑南文化人那裡學習到的技藝與習俗、目前不明來源的物品（如黑彩彩陶），以及為了適應埔里地區的生態環境，而自行產生的文化創新與演變，逐漸融合為一，成為大馬璘文化的主體，就是水蛙堀類型的文化，並在埔里盆地四周與四周山區的台地上，建立了許多新的聚落。

大約在3000B.P.前後，西部海岸地區的新移民，製造灰黑陶的營埔文化人，沿著濁水溪、大肚溪河谷，逐步向東擴張勢力。水蛙堀類型人與營埔文化人的互動，主要可能是通婚與交易，互相影響的結果，反映在器物之上，就是灰黑色陶器與劃紋、櫛紋、圈印紋等母題的出現，以及遺址上出現許多大型灰坑。不過大馬璘文化人並沒有完全放棄固有的文化，他們堅持房屋的原有的形式與走向、石板棺室內葬、玉器的加工技術、一些形制特殊的石器、甚至可能還有些人一直堅持製作水蛙堀類型的陶器。所謂的大馬璘類型，就是大馬璘文化的水蛙堀類型人，受到營埔文化影響之後的面貌。

大約在1700B.P.前後，大馬璘遺址的居民就離開了，水蛙堀遺址可能也在1200B.P.左右被捨棄。若問他們遷到哪裡去了？以目前的資料，還無法回答。比較可能的說法是：他們從埔里盆地四周的台地上，遷到埔里盆地底面居住，最後可能成為泰雅族（眉番）或布農族（埔番）。